

【外交与战略】

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威慑战略的变化： 从“惩罚性威慑”到“拒止性威慑”

张业亮

【摘要】“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是威慑理论和战略确认的两种基本的威慑形式。冷战时期,美国的威慑战略主要是核威慑,并且主要以“惩罚性威慑”为主。冷战后,美国威慑战略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一是从“千篇一律”的威慑向“量身定制”的威慑的转变;二是从核威慑为主到强调常规威慑的转变;三是近年来在大国竞争战略指导下,美国威慑战略进一步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的转变。促使美国做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军在大国竞争战略指导下,针对美国主要对手军事实力大增,为保持威慑可信性而采取的一种现实选择。美国“拒止性威慑”战略的主要对象是中俄等竞争性对手,其目标是拒止中俄采取所谓的“既成事实”的“侵略”行动,对朝鲜和伊朗等国仍以“惩罚性威慑”为主。美军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的转变将对其军力结构和全球军力布建的态势、作战概念等产生重大的影响。但美实施“拒止性威慑”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困境。美国威慑战略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惩罚性威慑”。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大国竞争;威慑战略;“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

【作者简介】张业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原文出处】《美国研究》(京),2022.2.102~132

近年来,在美军围绕大国竞争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中,威慑战略从“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向“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的转变是其中最具针对性的一个军事大战略。美国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明确对美军提出这一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慑止(deter)中俄采取所谓“既成事实”的“侵略”行动。这一战略的实施对美军的军力建设、作战和防务态势、大国间军力平衡和战略稳定、地区安全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并加剧了大国间拒止和反拒止能力开发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在当前美俄之间围绕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增兵引发的军事对峙,美国强行实施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中美之间围绕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引发的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了解美国提出的“拒止性威慑”战略为我们充分认清美军的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意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尽管“拒止性威慑”的概念在美国威慑理论家

的经典论述中早已提及,但作为美军一个军事大战略予以应用则是首次,而目前无论国内外对此的研究还不多,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在对“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依据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防务预算》报告、国防部《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和各大军种据此制定的军事战略报告、^①美国国会《国防授权法案》和中国军力报告、美国政要和美军高级将领在国会作证的证词,以及美国智库和美国军事专家的相关战略报告和研究成果,论述了冷战后美国威慑战略的变化,分析了促使美国政府做出这一调整变化的原因,探讨了美军“拒止性威慑”的目标及其对美军军事建设、军力部署、作战概念和联盟战略的影响。

一、威慑的两种基本形式

威慑理论在战后西方国际战略研究中长期占据显赫的地位。虽然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军事

上的应用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则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在学术界,对威慑理论的研究是从核威慑起步的。1946年,美国军事战略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主编的美国及西方第一本关于核时代军事战略的书《绝对的武器》问世,为核威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之后,布罗迪1959年出版的《导弹时代的战略》,^③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军事战略家赫尔曼·卡恩(Hermann Kahn)1960年出版的《论热核战》,^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公共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和桑顿·里德(Thorton Read)编著的《有限战略战争》,^⑤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helling)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战略》^⑥和1966年出版的《军备和影响》,^⑦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戈兰·施奈德(Glenn H. Snyder)1961年所著《威慑与防御》,^⑧系统发展了核威慑理论。之后,美国政治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微妙的恐怖平衡》一文^⑨以及他所写的《美国战略思想:1952-1956》^⑩对美国核威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评述。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1984年所著《不合逻辑的美国核战略》^⑪和1989年出版的《核革命的意义》^⑫对核威慑思想的演变作了重要的阐述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威慑理论已经发展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威慑概念,产生了包括上述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卓越的威慑理论家。

威慑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核威慑(或战略威慑)、延伸威慑和常规威慑三个子系统,但从威慑的基本形式来看则可分为两种:“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所谓“惩罚性威慑”,指的是一国宣称对对手的侵略行动实施惩罚来进行回应,这一惩罚将使侵略者认识到取得目标的代价远超出目标本身的价值而放弃行动。^⑬而“拒止性威慑”则与“惩罚性威慑”相反,它不是在侵略事实发生后以惩罚相威胁作为回应,而是寻求使对手的侵略行动难以成功而劝阻对手的侵略行为,即使进攻一方相信他们不可能通过侵略行动来达成目标而放弃侵略

行动。^⑭

从实质上来说,威慑理论是把如何应用威胁并传达这种威胁以影响或改变对手的行为抽象化。由此来看,“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都是迫使对手从损益考虑而放弃某一行动:“惩罚性威慑”通过扩大成本来对对手的行为施加影响,而“拒止性威慑”通过剥离好处而起作用,但两者之间也有区别。首先,“惩罚性威慑”是在敌方的侵略行动发生之后以使侵略者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相威胁;而“拒止性威慑”则在敌方的侵略行动发生之前,寻求阻止、弱化(degrade)或者延迟其侵略行动。其次,惩罚性威慑”战略多以民用价值为目标,^⑮而“拒止性威慑”战略则旨在扰乱敌方的军事战略的实施。^⑯最后,“惩罚性威慑”主要是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它还包括外交制裁、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手段;而“拒止性威慑”则主要依靠或使用常规军力,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拒止性威慑”是常见的军事行为。

“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是国际战略理论确认的两种基本的威慑形式,但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使用“惩罚性威慑”,还是“拒止性威慑”作为军事战略的中心因素,取决于其军事实力的强弱和资源的丰富程度。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开发使战争风险最小化的拒止或惩罚能力取决于防御者相对于侵略者的拒止能力。如果捍卫者在常规战上不是侵略者的对手,它可能会倾其所有资源用于开发惩罚性威慑能力。相反,如果防御者与侵略者军力大致平衡的话,它会把拒止作为重点。只有在防御者拥有足够的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它才会既开发拒止能力,也开发惩罚能力。就威慑效果而言,在竞争性安全环境中,“拒止性威慑”通过严重削弱侵略者行动成功的前景而在影响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决策考量上所起作用大于“惩罚性威慑”。但是,如果防御者相对于侵略者的军事能力存在重大的不平衡,“惩罚性威慑”可能就值得考虑,这部分是因为对军事能力相对较弱的防御者来说,即使为惩罚能力投入有限的开支,也可能对对方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⑰此外,在大国竞争时代,核大国对另一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还可以在威慑一旦失败的情况下,有

多种的常规作战选择而避免发生核战争。

长期以来,尽管国际战略界对威慑理论和威慑战略的研究蔚为大观,产生了一大批威慑理论家和经典性论著,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惩罚性威慑”的研究上,对“拒止性威慑”的研究不多。而在对“拒止性威慑”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实证研究较多,^⑧理论研究较少。^⑨从对“惩罚性威慑”战略和“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际应用来看,在冷战的大多数时期,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使威慑考虑向报复方面倾斜,这使“惩罚性威慑”的运用超过“拒止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弃置一旁。例如,美国在冷战时期制定的“大规模报复”“灵活反应”“相互确保摧毁”等威慑战略都是建立在“惩罚性威慑”基础上的;维持美俄战略稳定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也是建立在第二次打击的“惩罚性威慑”基础上的。冷战后,一些中小核武器国家的“现实核威慑”战略或“最低核威慑”战略也是建立在“惩罚性威慑”基础上的。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也是以“惩罚性威慑”为理论依据的。因此,无论从威慑理论上,还是从威慑战略的实际应用上都有必要对“拒止性惩罚”以及美国威慑战略的转变加以考察。

二、美国威慑战略从“惩罚性威慑”到“拒止性威慑”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威慑作为美国国际战略学研究和军事战略选择的重心,两者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从历史来看,核威慑并不是随着核武器的诞生而产生的。在战后初期的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核威慑与其说是一种军事战略的工具,还不如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开发出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威慑的概念才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中心,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威慑为核心和基本目标的核战略。^⑩

冷战时期,美国威慑战略是建立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威慑战略基础上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惩罚性威慑”为主的核威慑思想和核威慑战略,它主要是解决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战略稳定问题,显然没有考虑到冷战后威

胁多元化和多极核时代中小核国家核武器发展带来的战略问题。^⑪

冷战后,随着美国对其面临威胁上的认识产生了变化,美国的威慑思想和威慑战略也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千篇一律”(one-size-for all)的威慑到“量身定制”(tailored)的威慑转变

老布什政府时期正值国际格局从冷战向冷战后过渡的时期。随着苏联的解体,来自苏联的核威胁不复存在,同时由于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政策,美国首要的安全关注是解决苏联解体后遗留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扩散问题,并未对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军事战略做出调整。

克林顿总统就任后,把“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国防部1993年发布的冷战后第一个主要的防务战略报告——《自下而上的评估:新时期的军力》(The Bottom Up Review: Forces for a New Era)报告和1997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构建“两场战争”的军力,即与伊拉克和朝鲜同时打两场像“海湾战争”那样的战争,作为军事战略的重点,提出“塑造、反应、准备”的防务战略。在威胁来源多样化和威胁来源不确定、对手地理分布广泛的形势下,美国开始把威慑概念从“千篇一律”的威慑概念向“量身定制”的威慑转变。^⑫

(二)从核威慑为主到强调常规威慑的转变

“9·11”事件是战后以来美国本土遭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它表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提升了其恐怖活动的毁灭性,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增大。小布什政府把恐怖主义、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在对军事战略做出调整的同时,对美国的威慑战略也进行了调整。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发表长篇演讲,称美国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防御性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将采用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和单边主义的方法,实行政权更迭来

应对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提出要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进行调整,一是把同时打两场地区性战争的战略调整为在四个关键的战区更强调威慑,同时迅速击败两个侵略者的能力;二是从主导美国军事规划近半个世纪的“以威胁为基础”(threat-based strategy)的战略转向新的“以能力为基础”(capabilities-based)的方式,即不那么关注谁可能威胁美国,或者什么地方威胁美国,而是更关注美国如何被威胁以及需要什么来拒止和抵御这些威胁,以“应对针对美国本土的新兴挑战”。^②

与此同时,针对冷战后,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全球安全形势,小布什政府在延续前任“量身定制”的威慑战略的同时,还提出新的“三位一体”威慑战略,即把削减进攻性核力量、加强常规军力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作为新的威慑方式的基础,其关键点是核威慑为主到强调非核威慑。小布什政府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安全依赖于拥有在经受苏联第一次核攻击后能够生存和进行报复的庞大和多样化的核力量。今天,美国的对手变化了,威慑的考量也应该变化。实施“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明显不会被美国强大的核武器所威慑。因此,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威慑方式,即一种大幅削减进攻性核武器、增强常规作战能力与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免受有限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相结合的方式,在减少美国核武库中武器数量的同时,开发新的常规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来慑止潜在对手。“这一‘新三位一体’,即削减的进攻性核力量、增强的常规能力和一系列新的防御将形成新的威慑方式的基础。”^③

奥巴马政府时期是国际格局从后冷战时期向大国竞争时代过渡的时期。^④在奥巴马就任之初,为缓和由于俄罗斯侵略格鲁吉亚引发的美俄关系紧张,加强两国在阿富汗反恐和核军控问题上的合作,深化双边对话和接触,奥巴马政府宣布“重启”美俄关系。在美俄核关系上,奥巴马政府倡导美俄关系从“相互确保摧毁”到“相互确保稳定”(mutual assured stability)。^⑤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全球安全秩序是近数十年来最难预测的。自上一个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于2011年公布以来,全球失序加剧,美国拥有的相对军事优势开始削弱。美国同时面临来自伊朗、朝鲜等传统国家行为者以及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为首的暴力极端恐怖主义组织(Violent Extreme Organizations, VEOs)等次国家团体行为者的多种安全挑战。“应对国家行为者威胁所使用的权力工具不同于应对次国家行为者威胁所使用的权力工具。”美军的战略目标一是慑止、阻止和击败国家对手(deter, deny, and defeat state adversaries);二是扰乱、弱化(degrade)和击败极端暴力组织。^⑥为此,奥巴马政府在重申美国对盟国的延伸核威慑义务的同时,把威慑的重点转到慑止拥有核武器的地区性对手上,继续强调“量身定制”的威慑,把常规战略打击力量、导弹防御和网络安全纳入其中,形成“一种新的、更全面的威慑概念中,并在此框架内确定核武器的作用”,以常规威慑来加强核威慑。^⑦

(三)威慑理论研究和战略运用从“惩罚性威慑”为主向“拒止性威慑”为主的转变

特朗普政府就任后,把大国竞争的重现作为“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中心挑战”。^⑧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注。”^⑨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也指出,“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归类为修正主义国家的长期的、战略竞争的出现。日趋明显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用它们的威权模式塑造世界,即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获得否决的权力。”^⑩为此,美国防务战略的重点从“9·11”事件后的反恐和应对突发事件为主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期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明确表示,大国竞争而不是反恐成为美军的首要目标。^⑪

在大国竞争战略指导下,美国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在继续延续克林顿政府以来的“量身定制”和强调常规威慑的军事战略的同时,还突出了“拒止性威慑”战略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指

出,美国的主要目标包括慑止潜在对手致力于侵略和防止对手实施侵害美国利益的敌对行动。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没有‘千篇一律’的威慑”,“美国将实施一种‘量身定做’的和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拒止一连串的对手、威胁和环境(contexts)。”^③尽管这一“量身定制”威慑的对象包括朝鲜、伊朗和恐怖组织,但“重点放在致力于深远的地缘政治变化和用强化的核能力武装的主要对手,即中俄两国”。^④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2021年3月发表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trategic Guidance)中,明确表示要延续特朗普政府大国竞争的战略,把中国视为唯一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秩序进行持久挑战的,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综合实力的竞争者,也提出在军事上对中俄实施“拒止性威慑”。^⑤

三、美国威慑战略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转变的原因

从威慑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把威慑战略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战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主要竞争对手军事实力大增的情况下保持威慑可信性的一种现实的战略选择。

威慑理论的最基本点,是所谓的威慑观或威慑逻辑。其一般意义上的定义是:威慑的成立,是出于对抗状态中的双方,一方以其实力及决心说服另一方放弃攻击意图的过程与结果。换言之,只有当处于挑战地位一方慑于对方的实力及实施这一实力的决心,认识到“如果实施攻击,对方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其攻击所期待的政治所得”,因而决定不再实施或放弃其攻击计划而安于现状时,威慑得以成立。^⑥由此可见,在核威慑情况下,要使威慑得以成立或可信,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防御一方拥有能够经受对方攻击并进行反击或惩罚的军事实力;二是抱有对对方进行反击或惩罚的政治决心;三是把这种实力和决心(有能力进行反击和一定会进行反击)传达给对方。正如艾尔伯特·赫尔施塔德在《脆弱的恐怖平衡》一文中所说:“慑止一次攻击意味着之后能够还击。换言之,它意味着第二次打击。”^⑦

美国威慑理论学者戈兰·施奈德认为,“惩罚性威慑”的缺点之一是在威慑失败后难于产生致力于

报复的可信性,^⑧即在威慑失败后,防卫一方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对进攻方进行惩罚。一般来说,“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哪一种更具可信性取决于防御一方对此的看法。例如,在冷战时期,苏联可能相信美国将不能阻止它们攻占西欧(拒止性威慑),但它也可能相信,如果它这样做的话,美国将摧毁俄罗斯的大部分(惩罚性威慑)。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性威慑”是一个更可信的选择。^⑨但在多极核时代,对军事实力相差不大的对手(例如美俄、中美)来说,使用先进常规武器对对手的行为进行拒止,可能比用核武器对对手的行为进行“惩罚”更具有可信性。美国专家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拒止性威慑”而言,惩罚在赢得战争方面的效果有限。^⑩

冷战结束以来,美俄核战略平衡是建立在双方都相信一方在经历另一方的全面核打击后仍能发动毁灭性的第二次打击的基础上的。为确保双方之间不发生核战争,美俄都开发了令人生畏的核报复能力或第二次打击力量,美俄之间的任何冲突不可避免的都要处于两国庞大核武库的“核阴影”之下。由于双方都认识到一场大的军事冲突可能升级为两国核力量的对决,美俄都把维持双方战略稳定放在其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优先地位,同时在核声明政策中明确宣示了两国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即哪些情况下动用核武器。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美俄都在加速本国核武器现代化,对第二次打击能力进行巨额投资,开发和部署高度生存性的投放系统,以确保它们能维持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美俄目前都在开发和部署的包括高超音速技术、自主技术、反太空、网络空间和弹道防御等技术在内的先进武器对双方战略稳定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但双方会在高新军事技术开发和运用的竞赛中,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中努力避免这种情形。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关系仍不会改变。在美俄都拥有第二次打击核能力下,美国对俄罗斯使用“惩罚性威慑”将可能面临战争升级的风险,显然缺乏可信性。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军事能力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和保持一支安全的第二次核

打击力量,建立全球力量投放能力。在核力量方面,中国正在致力于核力量现代化,寻求扩大其核力量的多元化和规模。^①美国国防部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估计,中国在下一个十年核武器的数量将翻番,超过了美国早先的预计。^②“中国的核力量日趋成熟使得中国在危机时具有可供使用的更可信的选择,有助于弥补中国在亚洲海域常规军事平衡获得的实际好处。”^③在常规军力方面,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受国会委托就2019年《国防授权法》撰写的报告称,尽管美国在几个军事领域仍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美之间的军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中国常规军力建设削弱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这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其价值观和利益的能力具有深刻的、长远的影响。^④2020年度美国国防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宣称,解放军在几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与美国相等,甚至超越美国的能力。^⑤

美国对盟国和伙伴国仍保持延伸核威慑义务。根据“惩罚性威慑”,美国威胁对对手的侵略行动实施惩罚进行回应,这一惩罚将使攻击者认识到取得其目标的代价超出目标本身的价值。然而,鉴于中俄军事能力以及大国冲突的惊人代价,“惩罚性威慑”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能没有吸引力,特别是要求美国用核武器进行惩罚的情况下。^⑥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国的对手还是盟友都可能得出美国威慑不可信的结论。“拒止性威慑”是通过直接拒止其取得作战目标而不依靠战争升级的能力来击败对手侵略,它可以使威慑一旦失败有更多的常规军事选择而使对核报复的依赖最小化。因此,相比较于“惩罚性威慑”而言,“拒止性威慑”是更加可信性的选择。正如威慑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戈兰·斯耐德在1961年论证的那样,拒止可能是最可信的选择——“如果威慑者拥有强大的拒止力量”,因为“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一种拒止性回应是比报复的行动更具理性防御的措施”。^⑦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要求美军把“惩罚性威慑”为主转向“拒止性威慑”为主。

四、美军“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目标

一般来说,威慑的目标是维持现状,消除对现状挑战的潜在企图。据此,“拒止性威慑”的目标是影响对手的行动和对冲突进行管理;如果战争爆发,阻止对手实施“既成事实”战略的能力。^⑧

近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智库和军事专家一致认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是中俄都在开发“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奉行“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战略。因此,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主要目标:一是拒止中俄采取“既成事实”的“侵略”行动,二是确保美军在危机发生时的“进入”能力。

(一)拒止中俄采取“既成事实”的“侵略”行动

所谓“既成事实”战略,指的是在防卫方及其盟国能够做出足够反应之前发动攻击,攫取领土,并确认失去领土的一方及其盟国进行把它重新夺回来的反击行动将冒极大的风险和代价以至于其不得不放弃这一行动。^⑨换言之,在“既成事实”战略中,攻击者“以一种迫使捍卫者的反击所付出的代价和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值反转它带来的好处的方式”采取行动。^⑩

美国专家认为,随着中俄军力的相对增长,“它们能决定来自征服的价值超过风险的潜在获益机会也在增加”,可能会实施“既成事实”战略,据此迅速攫取领土并在此地建立“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系统。^⑪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造成的“既成事实”就是一个例子。美国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指责俄罗斯寻求“使用武力来改变欧洲的地图,以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核首先使用相威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邻国”。^⑫美国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也指责俄罗斯“违反了邻国的边界,对其邻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行使否决权”,^⑬企图保持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巩固其在东乌克兰的获益,同时威胁北约联盟的团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⑭美对俄罗斯“拒止性战略”目标是慑止俄罗斯胁迫和侵略波罗的海、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海盟国和伙伴,特别是乌克兰。俄罗斯目前在俄乌边界部署10万名兵力,到2022年初兵力将达到17.5万人。^⑮

在印太地区,美国目前首要的军事目标是“拒止”中国“既成事实”地武力统一台湾,捍卫第一、第二岛链,把解放军的军力投放限制在东海和南海区域内外。^⑤近年来,美一系列战略报告和文件都把拒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作为优先关注之一。美国国防部2018年12月发布的《中国扩大全球进入对美国防务意义的评估》(Assessment on U. S. Defens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Access)报告称,中国企图在必要时将会武力统一台湾和主导第一岛链——从日本到南海的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一连串岛屿。^⑥因此,美对中国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中国“既成事实”的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专家认为,“既成事实”的战略如果在波罗的海或台湾成功实施,将使美军处于战略困境(checkmate the United States)。^⑦

(二)美军“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另一目标是确保美军在平时和危机发生时在关键战区的“进入”(access)能力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俄等国近十多年来都在开发“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它们由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反舰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远程大炮和火箭系统以及实施它们所需的情报、监视、侦察设施等组成,可以摧毁或中和在火力范围内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基地、水面舰艇、地面部队、卫星和关键的后勤节点的各种各样的导弹、防空和电子能力,目的是把美国的军力投放推到作战有效射程之外,限制美军在亚太和欧洲的自由运动和行动。^⑧他们认为,美军在1990-1991年冬季实施的“沙漠盾牌”(Operation Desert Shield)和“沙漠风暴”(Operation Desert Storm)行动中所展示的精确打击的有效性对中俄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们从中获取了两大经验教训:一是美国在战争开始时对伊拉克监视、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致盲打击(blinding strikes);二是伊拉克允许美国在其邻国沙特阿拉伯集结军事力量而不反对。中俄从美国对科威特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中吸取教训,增加了对后来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投资。^⑨

冷战后初期,在俄罗斯国内经济不稳定和防务开支大大缩减的情况下,其常规军力也大大下降,格

鲁吉亚战争使俄罗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进行开发。除在俄罗斯与北约的边境开发和部署了先进的武器系统,包括SA-20地对空导弹(又称S-300,S-300以后更新为S-400,甚至S-500系统)外,还开发和部署了从I波段(I-Band)到X波段(X-Band)频率的搜索、追踪和识别雷达等系统,使所有未具有全方位隐形功能的传承飞机(legacy aircraft)难以在俄罗斯邻近区域有效地作战。^⑩近年来,俄罗斯还开发了具有几乎无限航程核动力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美担心,俄罗斯陆基和海基精确制导巡航导弹、前沿部署的次战略弹道导弹和计划的导弹防御系统——A-235N将建立一种“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和(compromise)美国捍卫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盟国和伙伴国的能力。^⑪

近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战略界一直炒作所谓中国开发“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担忧中国开发拒止美军进入南海和日本海,甚至进入与菲律宾海相邻的第二岛链的能力,认为这些实战地区对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安全保证十分重要。它们认为,中国认识到其总体军事力量的水平低于美国,因而试图改进其攻击在西太平洋进行作战行动的美军以及从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等远离中国的地方作战的美军能力。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把慑止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干预作为重点,开发和部署“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2021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部署并正在开发一场在大规模战区作战中劝阻(dissuade)、慑止或击败美军干预的多种选择的能力,即“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在远程精确打击方面,中国一直在开发中、短程导弹,以把美国在印太的空军基地列入在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s)和陆基巡航导弹(LACMs)的射程之内。中国一直在开发和部署反舰导弹和潜艇,以期把美国海军航母及其FA18战斗攻击机推回到它们行动的范围外,改变太平洋的均势。^⑫中国部署了DF-21D反舰弹道导弹(ASBMs),该导弹专为阻止对手航母设计,能够对在靠近中国海岸1500公里对手航母进行打击,其改进版DF-26中程弹道导弹(IRBM)

射程更远,可达4000公里。中国还开发和部署了侦察、监视、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以为打击平台提供高保真光传输目标信息。在水面和水下作战行动方面,中国继续建设一系列进攻性和防御性能力,以使解放军能获得在第一岛链海上优势和在更远的范围投放作战力量的能力。中国的反潜巡航导弹和海岸、舰艇、潜水艇和空中发射平台以及潜艇发射的鱼雷和水雷使中国海军对侵犯中国水域和活动区域的手构成一种日趋杀伤性和多坐标的威胁。在一体化的防空系统方面,中国拥有在陆地上和沿海岸556公里内强大的一体化防空系统,依靠延伸的预警网络、作战飞机和各种防空导弹系统。中国还在南海岛礁上部署了雷达和防空武器,进一步延伸了其一体化防空系统。它还使用点防御,主要抵御对手远程巡航导弹和机载打击平台对战略目标的攻击。^④美国声称,中国正在利用这一令人生畏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实现其领土和海洋的主张,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及其领空实现“例外区域”(zone of exceptionalism)。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地应对的话,中国作为一个上升为主要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国将给予它史无前例的能力来拒止美军的军事行动,使美军,特别是海军和以岛屿为基地的空军更加脆弱,^⑤慑止美国的意图,为实施“既成事实”行动创造时间和空间。^⑥

因此,针对中俄的“反介入/拒止战略”,美军的目标是确保美军在平时和危机发生时的“进入”能力。美太平洋司令部制定了“确保进入”(access-assurance)战略。^⑦在美军看来,“进入”在最低程度上是拥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在最高层次上是保持美军在该战区陆地、天空、海洋和太空等公域的主导权和控制权。^⑧

五、“拒止性威慑”战略指导下的美国军力态势

美军从“惩罚性威慑”向“拒止性威慑”的转变将对其军力结构和全球军力布建的态势、作战概念、联盟战略等产生重大影响。

(一)加强美军“拒止”能力

一般来说,开发使战争风险最小化的拒止和惩罚能力取决于防御方相对于进攻方的拒止能力。为

使“拒止性威慑”奏效,防御一方需要强大而可信的拒止力量。据此,美军认为,在实施“拒止性威慑”时,是否能成功地阻止美国的对手采取所谓“既成事实”的行动而避免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常规冲突,取决于美军的拒止能力。要拥有实施“拒止性威慑”的必要能力,美军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常规力量建设

拒止能力通常与常规陆、海、空能力相关,而与战略核能力相反,它通过影响攻击者对“取得目标的可能性的预计”来阻止对手采取行动。^⑨因此,一个国家要提高其拒止能力,主要发展常规力量,包括非核能力。这里,非核能力指的是包括常规的精准打击系统(远程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各种各样的旨在扰乱对手的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查、通信系统的能力等。而在常规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国会报告指出,尽管美国目前在总体上仍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到21世纪20年代后期或21世纪30年代初,印太地区均势将有利于中国。美军必须在加强核威慑力量的同时,加强常规军力建设。^⑩

自2001年以来,美军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把重点放在反恐和应对突发事件,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对此作了调整,美国防务战略由反恐转为应对来自中俄的战略竞争,这一战略重点转变推动了陆军对传统地面作战在训练和现代化装备上的重新重视。美国陆军2018年6月发表的报告指出:“陆军现代化包括实验和开发自主系统、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使我们的士兵更有效率,作战单元对后勤保障的较少依赖。”^⑪2018《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和陆军多领域行动作战概念要求增强陆军的远程精确火力能力,以反击中俄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

美军认为,尽管美国陆军有各种方式来投放远程火力,如攻击直升机(attack helicopter)、无人机,以及海军和空军的空中支援等,但这些火力容易受到天气条件和地形的限制。美军大炮、导弹和火箭系统虽然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但“俄罗斯拥有比美国

陆军火炮系统更具杀伤力的各种火箭、导弹和加农火炮系统”。^②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美国最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的出现像海湾战争一样改变了战争的特点。精确制导的军火和其他先进武器系统在新时期战争中将发挥重要作用。^③美国兰德公司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火炮,特别是带有常规、温压的火箭发射器以及使用无人航空机的集束弹药对打击乌克兰的轻型装甲车(light armor)和步兵编队(infantry formations)特别有效。”^④就中国陆军而言,兰德公司另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提升其加农炮和火箭火炮打击能力。^⑤潜在对手的远程打击系统和多种多样的弹药将对美国陆军带来重大的战场挑战。此外,中俄正大力开发和部署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因此,美军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要求大量精确制导武器。此外,这些武器必须能够在一场信息不畅的高烈度战争中既能打击高价值目标,又能打击密集目标(massed targets)。美国目前的军火储备不足以支持对中国的持续的战斗,特别是在突破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方面。^⑥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建议,“美陆军需要加强作战能力。更多的装甲、远程火器、工程和防空部队以应对俄罗斯在东欧构成的严峻挑战,同时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⑦2019年10月,美国陆军公布的新的现代化战略确立了6大现代化优先课题:远程精确火力、下一代战车、未来垂直升降、陆军网络、导弹防御、士兵杀伤力(Soldier Lethality)。其中,远程火力是美国陆军最优先的现代化项目,除开发一系列远程武器来替代陈旧的大炮和导弹系统外,而且部署了新的、射程更远的导弹,其中一些之前为《中导条约》所禁止。^⑧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防务预算中,有2000万美元拨款给陆军开发一种移动的能突破对手战略纵深的陆基中程导弹。美陆军还要求拨款,用以继续开发即时全球精确打击系统以替代陈旧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通过提升现有的火炮和导弹系统,开发远程大炮和高超音速武器来提升远程精确打击弹药投放能力。^⑨特朗普政府2020年防务预算还要求拨款2.28亿美元研发陆基超高音速导弹,以“为陆军提供一种

战略武器攻击系统”。预算还为一种战略远程加农炮(Strategic Long-Range Cannon)项目拨款9200万美元,“以进一步扩大射程、杀伤力和精确性”,为拒止中俄提供更多的军事选择。美军印太司令部也把开发远程火力系统作为所有军种现代化计划的焦点和联合作战概念的关键要素。特朗普政府2020财年防务预算为陆军六大现代化项目的拨款89亿美元,占陆军总预算的四分之一(23%)。美陆军预计从2020财年到2024财年这六大现代化项目研究开发、试验、评估、采购费用为573亿美元,如果被国会批准和拨款的话,将比2019财年提出的5年开支计划增加331亿美元。^⑩拜登政府也把开发远程火力作为2022年度防御预算的优先项目。^⑪

美国把海军视为其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实施“拒止性威慑”中发挥特殊的作用。^⑫其中,美军航空母舰在特定作战区域的军事行动中起着决定性的改变力量平衡的作用。

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美国海军部署庞大的以航母为中心的舰队或航母打击集团。战后以来,美国海军舰艇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下降:从1955年的1000艘军舰下降到1975年的560艘再到目前的274艘。其中,航母数量从15艘下降到目前的10艘。在全新一代的航母“福特号”被部署后,美军航母数量将增加到11艘。除了舰艇数量在减少外,美国海军认为,美国目前也缺少海基远程突防性精确打击系统。美国海军部原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采购850架A-12攻击机承担远程打击任务,它能携带5千吨弹药,从航母上起飞不加油袭击1287公里外的目标,以使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今后20~30年内保持远程纵深(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打击能力。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该项目被取消。^⑬美国国防部1993年《自下而上评估》报告正式把远程打击任务交给空军,海军重点放在短程打击和空中截击任务。^⑭在美国海军继续把重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陆上战争转移的同时,更新的“21世纪海权战略”也列出了几大关键的开发领域。^⑮特朗普就任后不久即以备忘录形式签署总统令,要求国防部在一个月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做出评估,重建军力,特别

是增加舰艇的数量,把美国海军舰只由目前的274艘扩充到355艘,以加强美军远程纵深打击力量,为美国寻求“以实力谋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提供坚实的基础。^⑥之后,特朗普政府又于2020年12月提出把海军的舰艇扩大到500艘的计划,也称“2045作战力量”(Battle Force 2045)。在美国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计划通过削减传承武器系统、陆军终端实力、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等措施来为海军造船提供资金。拜登政府上台后,把“对美国海军舰队进行可执行的、负责任的投资”作为海军建设的目标,在缩减大型水面舰艇开支的同时,增加为无人舰艇和攻击潜艇投资。根据2021财年防务预算,美国海军将增加12艘舰艇,包括列在“未来五年防御项目”(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 FYDPD)所列出的上述7艘船、1艘大型甲板两栖攻击舰、1艘轻型两栖攻击舰、1艘油轮、2艘远征快速运输船。^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也大幅削减,从1985年的4400架下降到2000年的2500架再到目前的2000架,空军的运输机和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也分别削减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⑧美军认为,冷战的结束表明美国海空协同作战以支持远程纵深打击任务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以及美国在科威特和科索沃发动的战争依靠的是从航母和空军基地短距离飞行的飞机。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军享有空、海和地面作战的主导优势。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俄等国投资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尽管美国国防部花费巨额投资开发第五代隐形攻击战斗机,但没有空中加油机的帮助都无法抵达攻击目标所需要的航程,且加油机容易受到敌方“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攻击。因此,美军认为,针对主要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美空军也要加强远程纵深突防打击能力。

2. 开发和部署被《中导条约》禁止的中程导弹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中国的弹道导弹开发和部署日趋引起美国的关注,应对中国的导弹威胁成为美国防务战略的一个优先课题以及实施“拒止性威慑”和确保美军“进入”印太地区的关键。

美国在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同时,还大肆渲染中国的“导弹威胁”,特别是中程导弹对美国海外驻军以及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带来的威胁。美国政府智库许多战略文献认为,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重构该地区秩序以使之有利于中国,其日益扩大的导弹武库对美国部署在海外的力量以及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构成潜在的威胁。随着中国中程弹道导弹数量的增加,其打击诸如美国基地和海军资产等地区目标的能力也在增强,包括用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对美国航母进行打击。中国把弹道导弹作为防务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用以防止美国军事介入以支持其盟国和伙伴,削弱美国保护其亚洲盟友和行动自由能力,“进攻性导弹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在印太地区进行胁迫性威胁、反美国军力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⑨因此,美军把开发和部署被《中导条约》禁止的中程导弹作为常规军力现代化和突破中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一部分。在特朗普于2019年2月2日宣布将于当年8月2日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国国防部官员2019年3月宣布,美国国防部计划在2019年年底试射2种被《中导条约》禁止的新的常规导弹:一种是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的陆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另一种是射程在3000~4000公里的移动的陆基发射弹道导弹。^⑩

此外,美国国防部还为开发两种使用高超音速技术的先进武器系统——高超音速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和战术助推滑翔武器(Tactical Boost Glide, TBG)提供资金,美国网络空间司令部正在开发一系列进攻性和报复性的网络武器,以强化美军突破潜在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能力。^⑪

(二)加强美军前沿部署军力,用前沿部署力量来加固美军的拒止能力,同时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并提高美军的“进入”能力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拒止性威慑”战略要求防卫一方拥有快速地发现和回应对手侵略行动的能力以防止造成一个既成事实。^⑫而回应通常与前沿部署直接相关,并要求能迅速采取行动,或者使其他兵力能迅速投放到该地区,这就要求用前沿部署力量或提

高“进入”能力的强大态势来支撑“拒止性威慑”。^⑧

传统上,美国依赖军事基地加强其全球军事投放能力,维持军事优势,保证美国在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能够“进入”(access)关键地区。美国国防部海外基地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稳定与美国强大的前沿存在交织在一起”。^⑨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使其能够在难以进入的地区对危机进行快速反应,在慑止对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巩固了美国的影响力、国家安全和在国外推动民主的努力。^⑩美国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有三大基本目的:慑止对手主导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加强美国捍卫本国和盟国利益的能力,向盟国显示美国致力于它们的防务的决心。^⑪美军前沿部署的基本要求是选择在战略要地和“与问题近一点”(close to a problem)的地区,以便能对危机进行快速反应。^⑫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大多数部署在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同时维持能够同时打两场地区战争的兵力。^⑬鉴于此,同时基于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的需要,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要求对美国军力投放的方式、地点和重点进行再定位。2021年2月5日,拜登在就任后发表的首个外交政策讲话中宣布将对美国全球军事布建的态势进行评估(Global Force Posture Review),目前这一评估基本完成,预计在2022年初作为《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一部分或作为单独文件公布。

在“拒止性威慑”战略指导下,美军的全球军力布建的态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在中东地区保持“适当规模”(right size)的军事存在

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部署的重心之一。奥巴马第二任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大国竞争战略的指导下,曾试图缩减美国在中东的兵力,向印太地区转移,但由于受到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后不得不放弃。一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奉行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鉴于目前中东地区与印太地区相比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

性相对下降,拜登政府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明确提出要使中东的美军军力保持在适当的规模(right size)。从阿富汗撤军就是拜登政府进行军力调整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认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美军在中东地区还必须保持适度的军事存在。首先,伊朗仍没有放弃核和导弹开发,伊朗拥有的精确制导导弹能瞄准在中东地区大的军事基地的美军,伊朗开发核武器和导弹能力是为了阻止美国从前沿军事基地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增强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其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包括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美军在中东地区还必须保持适度的规模,以威慑伊朗,实施与保护关键美国利益相关的军事行动,确保石油和商品自由流动、防止核武器扩散、保护地区盟国和伙伴。^⑭

2. 维持并略增加在欧洲的驻军人数,以加强美国北约盟国对俄罗斯的拒止能力

冷战时期,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美国在该地区屯驻重兵,以应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对其欧洲盟国构成的常规军事威胁。苏联的瓦解导致美国从欧洲战区撤回大部分前沿部署的美军。促使美国做出这一战略决定的是出于以下几个战略设想:一是欧洲将会是稳定和自由的;二是俄罗斯在欧洲一大西洋安全结构中将是一个建设性的伙伴;三是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移民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构成的威胁有限,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前。^⑮这些设想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1993—2014年),即后冷战时期指导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和防务政策,导致美国从欧洲战区撤回了大部分美军。美国在欧洲的常驻美军人数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34万人大幅下降到目前的7.4万人,其中陆军3.4万人、空军2.7万人、海军1万人、海军陆战队3000人。^⑯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还取消了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美军欧洲司令部的工作重点放在非战斗任务上,包括在巴尔干实施“危机管理”作战行动、通过使用美国在德国的基

地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北非司令部提供关键的紧急医疗援助(medical evacuation)设施等。美军许多基地和前哨不是被合并就是被关闭。但在意大利和德国保留了两个作战旅以及一些海军基地,特别是在北约的南部侧翼。美军还保留一些空军基地以对中东、非洲和欧洲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用增加的轮流军事存在支撑中东欧的安全。^⑩

2014年乌克兰危机改变了美国对欧洲局势和俄罗斯未来走向的判断,美国认为北约盟国特别是中东欧盟国和伙伴可能再度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作为回应,奥巴马政府于2014年6月提出“欧洲再保证倡议”(Europe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 ERI),以向其北约盟国和伙伴国显示美国会继续履行保障其安全的义务。特朗普就任后,在大国竞争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开始把该倡议改称为“欧洲威慑倡议”(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EDI)。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和军力态势进行调整,重点也由履行对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保证义务转为慑止俄罗斯对中东欧国家的“侵略”威胁。根据这一倡议,美国国防部对美军在欧洲的军事战略和军力态势进行调整,除了保留美国在欧洲的永久驻军7.4万人外,还在冷战后首次增加了在欧洲驻军的人数,包括在中东欧轮流部署一个步兵旅,在德国和意大利各增加一个步兵旅,以加强美军的威慑态势,增加驻欧美军的戒备状态和回应能力。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曾计划撤回驻德美军。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宣布从德国撤回美军欧洲司令部1.19万军事人员的计划,其中约有一半将被派驻在北约其他国家,其余的将被撤回到美国本土。^⑪拜登上任后,取消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计划,并增加了500名驻德美军。

为慑止俄罗斯,美国还在“欧洲威慑倡议”名下增加了美军在欧洲的防务开支。2015财年,美国国会对“欧洲威慑倡议”的拨款为9.85亿美元,2016–2019财年,美国国会对“欧洲威慑倡议”的年度拨款大幅增加,其中,2015年为9.85亿美元,2016年7.89亿美元,2017年拨款大幅上升到34亿美元,2018年48亿美元,2019年更是高达65亿美元。2020年和

2021年的开支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分别高达60亿美元和45亿美元。拜登政府2022财年防务预算案拟为该倡议的拨款为37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用来增加美国在欧洲的驻军、^⑫改进驻欧美军的装备和增加军事物资储备、加强美军基地、机场和训练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军事演习等,以增进美国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联合作战的反应能力,提高北约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能力,扩大多国部队的联合作战的相互协调能力,慑止俄罗斯的威胁。^⑬

3. 军事部署的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可信的作战态势(combat-credible posture)

美国在中东地区保持“适度的”军事存在是为了向印太地区转移关键军事资源和能力。在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印太地区目前被美国视为除本土以外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军事最为重要的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展开的。美国国务院“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印太战略”是基于“没有一个国家能或会主导印太地区的愿景”之上的。^⑭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至少阻止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中国在军事上主导该地区。为此,美国“印太战略”强调“拒止性威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为实施这一战略,美国会要求“评估在印太地区成功实施美国国家防务战略的地缘政治条件”,重点放在“如何支持美军前沿部署的要求、确保进入、延伸的前沿驻扎以及加强在该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要求使用全政府资源,而不仅仅是国防部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⑮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对中国实施“拒止性威慑”是关键。而对中国实施“拒止性威慑”,关键是要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存在,建立可信的作战态势。美军认为,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中国会把美国的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系统作为头号攻击目标,美国前沿基地,特别是空军基地将是第二个攻击目标。建立一种可信的作战态势可以表明,中国对美国前沿基地的攻击将不会中和美军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及把美军部队的损耗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削弱中国的威慑逻辑及其军事战略,从而达到

“拒止性威慑”的目的。^⑩为此,美国国会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仿效“欧洲威慑倡议”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以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的能力。^⑪

除了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外,建立可信的作战态势也是美军实施“拒止性威慑”的一个措施。拜登政府就任后,美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海军上将2021年3月在国会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向美国国会提出在未来5年建立一个耗资270亿美元的“前沿部署、纵深防御态势”(forward deployed, defense-in-depth posture)计划,其重点是在关岛、夏威夷和帕劳建立强大的、一体化的空中和导弹防御,以保护美国领土抵御来自中国飞机和导弹的攻击。这些防空系统的焦点和印太司令部的头号优先项目是在关岛部署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Aegis ashore missile defense system),该项目的开支高达16亿美元。此外,印太司令部还寻求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建立一个分层联合精确打击网络,包括部署以前被《中导条约》禁止的远程陆基导弹。^⑫美国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大量的不受条约束缚的中程导弹力量给予解放军在延伸的射程内发起即时摧毁的能力,从而使用其战略纵深来获取极大好处。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常规导弹系统,能重新应对这一不平衡。^⑬美国用中程常规导弹装备海军陆战队将使中国许多目标处于风险之中,使主要对手的攻击目标复杂化。^⑭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和部署有效的威慑,要求美军各军种联合部队在冲突的一开始就赢得胜利,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将确保在印太地区部署可信的作战力量。^⑮加强前沿部署、建立可信的作战态势的另一个方面是建立海上拒止(sea denial)能力,包括在无人和有人驾驶的船只上部署类似远程反舰导弹(LRASM)这样的武器系统。^⑯为此,美印太司令部要求国会在2022财年拨款45亿美元,比2021财年它获得的22亿美元拨款翻了一番多。^⑰到目前为止,美国通过其现有的基地网络、航行自由行动、多国联合军演、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安全合作等以显示其在

印太地区的存在和威慑。

(三)更新作战概念和作战方式

美国目前的战争方式仍基本沿用美军在1990—1991年冬季实施的“沙漠盾牌”(Operation Desert Shield)和“沙漠风暴”(Operation Desert Storm)行动开启的方式。这一战争方式是建立在“流氓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必须拥有与这些对手同时打两场地区性战争能力的设想上的,其主要特点是在战争开始时以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敌方的指挥、控制、监视、侦察和通信系统进行远程致盲打击,再进行地面作战;依靠从航母和空军基地短距离飞行的飞机,海空协同作战进行远程纵深打击。美军认为,这一远征作战模式(expeditionary warfare model)在第一次海外战争,以及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阿富汗对塔利班战争中证实是有效的。^⑱自美国国防部将这一战争方式写入冷战后第一个主要防务战略报告——1993年《自下而上的评估》以来,它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的一部分。^⑲目前美军认为,这一战争方式在应对像伊拉克那样的没有一流军力和核武器、地理广泛分散的对手是有效的,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这一方式在应对像中俄这样拥有核武器并在建立了超强常规拒止能力的对手将不起作用。美国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指出,美军面临的问题是,适合后冷战时期的作为目前美军作战方式的基本设想在大国竞争时期已经不再适用。^⑳同时,近十多年来,包括人工智能、超高音速、自主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内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军事化应用也拓宽了战争的领域和空间,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作战的样式。此外,美军还认为,中俄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研究美国的作战方式,在美军认为其军事优势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中俄一直在设计战略和开发新的概念和武器以在一场战争中击败美国。美国缺少一个重塑美国军事战略、作战思想和由此产生的军力设计以确保美军在东亚和欧洲等关键地区保持有利的均势。^㉑中俄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战略一直以不对称为主导,寻求扰乱、致残或摧毁(disrupt,

disable or destroy)使美军拥有战略优势的关键系统。^⑩鉴于上述因素,美国不受限制的军事优势时代已经终结,如果美国延迟实施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它将冒输掉与中国或俄罗斯作战的风险,或在一场危机中退缩(backing down in a crisis)。^⑪

鉴于上述考虑,为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打赢下一场战争,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概念。一是美国国防部提出“全域联合指挥控制”(Joint All-Domain Command & Control, JADC2)概念,它寻求把各军种和领域的传感器、决策人和打击平台连接到一个战区范围的、甚至全球的作战网络中,在所有军种中进行无缝合作。二是美国陆军针对中俄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就如何慑止对手和击败力量相当的对手(near-peer enemies),提出的“多域作战概念”(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⑫三是美国海军提出的“2045作战力量”(Battle Force 2045)的长期战略构想,以期通过减少大型舰艇的数量,支持增加小型舰艇、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水下舰艇,增进舰队的杀伤力、生存性和可持续性。^⑬四是美国海军于2021年3月出台的“无人作战框架”(Unmanned Campaign Framework)报告,作为在这一领域未来工作的蓝图。

(四)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和美国北约盟国对俄罗斯的拒止能力

在大国竞争战略下,美国还强调联盟体系在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中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日趋增长的经济实力、军事现代化和外交影响力削弱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优势、改变了地区均势,恢复和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与中国竞争的关键。特朗普政府2019年6月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强调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对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确定的目标的重要性。报告称,实现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要求把拥有一支更具杀伤力的联合部队与一个更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网络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确保对美国有利的均势,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⑭美国国会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经

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已经难以单独维持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建立联盟将是应对印太地区几乎所有问题的必要途径”,^⑮必须扩大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在经济、外交和防务上的双边、多边的合作,帮助所谓“前线国家”开发军事能力,以重塑地区均势,“更好地慑止中国的胁迫和侵略”。^⑯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在联盟战略上,拜登政府把修补、重建和扩大与盟国和伙伴的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其中,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把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推动美国与“四国集团”其他三国在外交、经济和防务上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尽管四国到目前为止对如何界定该组织还没有达成一致,拜登政府正着力将“四国集团”打造成在各种战略问题上开展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论坛。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中,美日同盟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处于最优先地位。近年来,日本扩大了防务开支,用以提升空中和海上防务系统,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的防务纽带。拜登上台后,美日同意再延长一年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安排。美国还扩大了与澳大利亚的防务联系,帮助强化澳大利亚作为联盟的后勤保障、军火和作战行动中心的作用。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澳大利亚拟在未来十年里增加军费开支40%(约2700亿澳元),^⑰用于加强远程打击能力,提高澳大利亚“塑造、慑止和回应灰色区域挑战和高端侵略的能力”。^⑱在2020年夏举行的美澳国防部部长会谈上,两国同意重启双边军力态势工作组。^⑲美国还向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潜艇。印度洋处于印太地区的结合点,也是连接中东、欧洲、非洲、南亚以及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重要贸易走廊。冷战后,印度洋面临新的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近年来,为应对中国,美国加强了与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美国除了与印度情报信息共享外,还扩大对印军售,并与印度签订两个防务协定,为进一步合作确立了法律框架。印度与澳大利亚于2000年夏签订防务协定,允许双方使用

对方的军事基地。^⑨2020年秋,印度在过去十年来第一次邀请澳大利亚参加每年一度的海军演习,美日也参加了这次演习,这表明四国合作在向防务领域扩展。此外,美国还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之视为推动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的心脏地区。在美菲联盟方面,美国认为,菲律宾目前几乎没有能力抵御来自中国的所谓“既成事实的侵占”(a fait accompli seizure),因此美国把提高菲律宾军事能力作为重点,加强情报共享,以使其能够不依赖美军干预,自身能抵御有限的“既成事实的侵占”行为。美国在获得菲律宾临时基地后,增加了在南海的巡逻以及监视和侦察活动。美菲还应建立正式的危机合作机制。^⑩

美国把加强美国北约盟国对俄罗斯的拒止能力作为美欧联盟的重点。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北约主要聚焦于维和行动和远征作战(expeditionary warfare),把高烈度战任务留给美国。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数据,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驻欧部队能进行高烈度作战的战斗营的总数从1990年的347个下降到2015年的68个。目前,北约各国单独拥有的战斗营不及比利时在1990年的数量。另一方面,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期间,俄军开始现代化进程。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俄军显示了强大的常规作战能力。美军认为,一旦欧盟内发生动乱,北约联盟东部边界常规作战能力的不均衡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机会主义行动”。因此,北约必须建立一个可信的常规“拒止性威慑”,重建常规高烈度作战能力,同时致力于与俄罗斯进行在欧洲恢复军控体制的政治对话,把避免偶然事件导致升级放在首要地位。北约应采取“威慑加对话”的对俄政策。为反击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行动,北约在2014年威尔士首脑会议上批准了“准备就绪行动计划”(Readiness Action Plan),它“包括在北约东部的持续的陆海空存在和有意义的军事行动”等措施,这些将强化常规威慑,以备在俄罗斯入侵事件发生时提供,直接涉及北约的一些主要成员国。为慑止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可能的军事行动,2018年7

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把加强北约在黑海的军事存在作为目标之一。

(五)加强美军情报、监视、侦察能力

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监视和侦察部门的官员认为,美国与中俄潜在的军事冲突将对美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带来极大的挑战。^⑪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部署的先进作战系统和能力,包括移动弹道导弹、移动的空中和沿海防御武器系统、网络、隐形飞机,以及先进的情报、监视、侦察和电子战能力,通过强力拒止平台和传感器的地理和视觉进入对手的活动和数据,可能极大地损坏美国目前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因此,美军把加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作为实施“拒止性战略”的关键要素之一。^⑫

结语

综上所述,“拒止性威慑”是美军在大国竞争战略指导下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一个军事大战略,其主要目标是拒止中俄采取“既成事实”的军事行动,确保美军在危机发生时的“进入”能力。美军从“惩罚性威慑”到“拒止性威慑”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权力和军事能力的相对下降,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均势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致使美国难以像以前那样在军事上主导这些地区,对中俄的“惩罚性威慑”缺乏可信性。“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战略。由于中俄都是拥有核武器和在常规军事能力上不相上下的对手,“拒止性威慑”相较于“惩罚性威慑”更具可信性,同时可以防止一旦威慑失败,美国有更多的常规作战选择而不至于或避免战争升级为核大战。高技术、高烈度常规战将是未来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形式。但美国对中俄实施“拒止性威慑”并不意味着放弃核威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核威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同时,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等国仍以“惩罚性威慑”为主。在“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指导下,美军的军力和全球布建态势、作战概念和方式、联盟战略将发生变化,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以及大国间围绕拒止和反拒止能力之间的军备竞赛。因此,对美国威慑战略的这一变化,有必要予以重视,加强研究。

注释:

①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定期对美国防务战略、政策和项目进行审议,以确保它们适应目前和未来战略形势的需要,这些审议后来被美国国会强制要求国防部定期进行,并被称为《四年防务评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后来,由于不满意四年防务评估过程和成果,美国国会2017年《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对美国法典第113条第10款进行修改,要求国防部部长在2017年12月出台一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阐明国防部如何推进美国的目标,此后《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被《国家防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报告取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部于1993年、1997年和2001年共发布三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于1998年2月发布《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对美国防务战略和政策进行审议,但公布日期拖延到2022年。

②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New York: Harcourt, 1946).

③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④Herman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⑤Klaus Knorr and Thorton Read eds., *Limited Strategic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⑥Thomas C. S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谢林因博弈论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⑦Thomas C. S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⑧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⑨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Vol. 37, No. 2(January 1959), pp. 211 ~ 234.

⑩Albert Wohlstetter, "Strategic Thought in America, 1952-1956," in Mare Trachtenberg ed., *Hist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 ~ 46.

⑪Robert Jervis,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⑫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Nuclear Revolution*(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⑬See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 No. 2(June, 1960), p. 16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77%2F002200276000400201>.

⑭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p. 14 ~ 15;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 No. 2(1960), pp. 163 ~ 7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77%2F002200276000400201>.

⑮托马斯·谢林把以民用价值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称作“惩罚性威慑”,参见Thomas C. S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⑯戈兰·施奈德把旨在扰乱敌军部署的军事战略叫作“拒止性威慑”,参见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⑰Keisuke Nakao, "Modeling Deterrence by Denial and by Punishment," June 2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19332>.

⑱Arregui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the War: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2001), pp. 93 ~ 128.

⑲David Lindsey, "Military Strategy,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9, No. 4(2015), pp. 629 ~ 640; Adam Meiowitz and Ann E. Sartori, "Strategic Uncertainty as a Cause of War,"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4(2008); Robert M. Powell, "Allocating Defense Resources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Vulner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4(2007), pp. 799 ~ 809; Branislav Slantchev, "Feining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3(2010), pp. 357 ~ 388; Ahmer Tarar, "A Strategic Logic of Military Fait Accompli,"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0, No. 4(2016), pp. 742 ~ 752.

⑳Alexey Arbatov, "The Hidden Side of U.S.-Russi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Arms Control Today*, October 19,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6_09/Features/The-Hidden-Side-of-the-US-Rus-sian-Strategic-Confrontation.

㉑美国国会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其他核武装的行为者的出现导致威慑关系多元化。参见Steven E. Miller et a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uclear Age: Nuclear Weapons in o Changing Global Order*(Cambridge, Mas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19)。

- ②Brad Roberts, *The Case for U. 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
- ③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pp. 21 ~ 22.
- ④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pp. 21 ~ 22.
- ⑤美国战略文献普遍把冷战结束后到目前的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美国单极霸权时期(1991-1993年)、后冷战时期(1993-2014年)和大国竞争时期(2014年-)。
- ⑥Andrei Kokoshin, *En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Questions*(Cambridge, Mas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ll, June 2011), pp. 57 ~ 58.
- ⑦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June 2015.
- ⑧Steven E. Miller et a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uclear Age: Nuclear Weap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 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available at: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 ⑩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 ⑪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p. 2.
- ⑫Elbridge Colby, "How to Win America's Next War," *New America Security Center*, May 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how-to-win-americas-next-war>.
- ⑬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org/2018/Feb/02/2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 ⑭Steven E. Miller et a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uclear Age: Nuclear Weap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 ⑮"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 ⑯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载《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 ⑰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pp. 211 ~ 234.
- ⑱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 14.
- ⑲Mike Gallaher, "State of(Deterrence by)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9, p. 33.
- ⑳Matthew Adam Kocher et al., "Aerial Bombing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Vietnam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2(2011), pp. 201 ~ 218; Benjamin S. Lambe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ir Power*(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A. Pape,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㉑"China's Nuclear Expansion: The Challenges, Implications, and Risk Reduction Options," *Arms Control Today*, November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scontrol.org/events/2021-11/chinas-nuclear-expansion-challenges-implications-risk-reduction-options>.
- ㉒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㉓Elbridge Colby, "A Nuclear Strategy and Posture for 2030,"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2015.
- ㉔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 ㉕"China Prime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In Focus, IF 11719, January 5, 2021.
- ㉖Bryan Clark et al., "Regaining the High Ground at Sea: Transforming the U. S. Navy's Carrier Air Wing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8, available at: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VW_Report_Web_1.pdf, 12.
- ㉗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 15.
- ㉘Mike Gallaher, "State of(Deterrence by)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9.
- ㉙Elbridge Colby, "How to Win America's Next War," *Foreign Policy*, May 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5/how-to-win-americas-next-war-china-russia-military-infrastructure/>.
- ㊱Elbridge Colby, "Against the Great Powers: Reflections on Balancing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Power,"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2, No. 1(November 2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tnsr.org/2018/11/againstthe-great-powers-reflections-on-balancing-nu>

clear-and-conventional-power/.

⑤Mike Gallaher, "State of(Deterrence by)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9.

⑥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org/2018/Feb/02/2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⑦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available at: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⑧Dan Coat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pening Statement," Januar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19-01-29-ATA-Opening-Statement_Final.pdf.

⑨Dom Calicchio, "US sees signs Russia plans Ukraine invasion in early 2022," Fox News, December 6,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foxnews.com/world/us-russia-ukraine-invasion-2022-biden-putin>.

⑩Renanah M. Joyce and Becca Wasser, "All About Access: Solving America's Force Posture Puzz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3, 2021, p. 51.

⑪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ssessment on U. S. Defens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Access,"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an/14/2002079292/-1/-1/1/EXPANDING-GLOBAL-ACCESS-REPORT-FINAL.PDF>, pp. 19 ~ 20.

⑫Elbridge Colby, "How to Win America's Next War," Foreign Policy, May 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5/how-to-win-americas-next-war-china-russia-military-infrastructure/>.

⑬Jerry Hendrix, "Filling the Seams in U. S. 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September 10, 2018; Steven E. Miller et a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uclear Age: Nuclear Weap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Andrew Feickert and Brendan W. McGarry, "The Army's Modernization Strategy: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Consider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6216, February 7, 2020.

⑭Jerry Hendrix, "Filling the Seams in U. S. 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

⑮Jerry Hendrix, "Filling the Seams in U. S. 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

⑯Steven E. Miller et al.,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uclear Age: Nuclear Weap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⑰Jerry Hendrix, "Filling the Seams in U. S. 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

⑱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⑲Andrew S. Erickson, "Deterrence by Denial: How to Prevent China From Using Fo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16,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andrewerickson.com/2013/12/deterrence-by-denial-how-to-prevent-china-from-using-force/>.

⑳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㉑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4; U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 Strategy, 2013, available at: www.pacom.mil/about-uspacom/2013-usapon-strategy.shtml.

㉒Renanah M. Joyce and Becca Wasser, "All About Access: Solving America's Force Posture Puzzle," p.51.

㉓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p. 14 ~ 15.

㉔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㉕The Army Vision(2018-2028),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y.mil/article/206270/the_army_vision_2018_2028, June 6, 2018.

㉖Bryon Bender, "The Secret U.S. Army Study that Targets Moscow," Politico, April 14, 2016.

㉗Chris Dougherty, "More than Half the Battle: Information and Command in the New American Way of War,"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8,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more-than-half-the-battle>.

㉘David Johns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Now and What They Mean for America's Land Force," RAND Arroyo Center Briefing, 2016, p. 8.

㉙John Gordon et al., "Comparing U. S. Army Systems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Identifying Possible Capability Gaps and Insights from Other Armies," RAND Corporation Research Report, 2014, p. 30.

- ⑦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 ⑧Eric Edelman et al.,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The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18, p. 36.
- ⑨U. S. Congress, Senat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Statement by Mark T. Esp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and General Mark A. Milley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 11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March 26, 2019, p. 6.
- ⑩U. S. Congress, Senat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Statement by Mark T. Esper, Secretary of the Army, and General Mark A. Milley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 11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March 26, 2019, p. 6.
- ⑪Andrew Feickert and Brendan W. McGarry, "The Army's Modernization Strategy: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Consider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Report, R46216, February 7, 2020.
- ⑫Stacie Pettyjohn and Becca Wasser, "Making Sense of Cents: Parsing 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FY 2022 Budget Reques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6, 2021.
- ⑬Bryan Clark et al., "Restoring American Seapower: A New Fleet Architectu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7, available at: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SBA6224-Fleet_Architecture_Study_WEB.pdf, 16; Richard V. Spencer, "Statement of Honorable Richard V. Spencer Secretary of the Navy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Fiscal Year 2019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dget,"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pril 1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Spencer_04-19-18.pdf.
- ⑭Jerry Hendrix, "Filling the Seams in U. S. Long-Range Penetrating Strike,"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September 10, 2018.
- ⑮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Bottom Up Review: Forces for a New Era," 1993.
- ⑯"U. S.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 Power 2015 Revision," USNI News, March 13, 2015, available at: <https://news.usni.org/2015/03/13/document-u-s-cooperative-strategy-for-21st-century-seapower-2015-revision>.
- ⑰"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Annual Long-range 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Naval Vessels for Fiscal Year 2019,"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 Febr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nav.navy.mil/fmc/fmb/Documents/19pres/LONG_RANGE_SHIP_PLAN.pdf; "FY 2020 U. S. Navy 30-Year Shipbuilding Plan," USNI News, March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ews.usni.org/2019/03/21/fy-2020-u-a-navy-30-year-shipbuilding-plan>.
- ⑱美国总统每年2月初都要向国会提交一份预算报告和防务计划,即“未来5年防务项目”。该计划概述了未来5年预计的人力、资金和项目。
- ⑲Steven M. Kosiak, "Getting Smaller and Older? And How Much Should We Care,"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March 2017.
- ⑳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org/2018/Feb/02/2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 ㉑Kingston Reif and Shervin Taheran, "U. S.-Russian Nuclear Arms Control Watch," Arms Control Today,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scontrol.org/blog/2019-03-20/us-russian-nuclear-arms-control-watch-march-20-2019>.
- ㉒Andrew Futte, "The Dangers of Using Cyberattacks to Counter Nuclear Threats," Arms Control Today, July/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6-07/features/dangers-using-cyberattacks-counter-nuclear-threats>.
- ㉓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0.
- ㉔Renanah M. Joyce and Becca Wasser, "All About Access: Solving America's Force Posture Puzz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3, 2021, pp. 45 ~ 67.
- ㉕Overseas Basing Committe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Review of Overseas Military Facility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lington, V. A.: Overseas Committee, 2005), available at: <https://fas.org/irp/agency/dod/obc.pdf>.
- ㉖张业亮:《拜登政府对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趋向》,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22期,第47页。
- ㉗Stracie L. Pettyjohn, *The Demand for Responsiveness in Past US Military Operations*(Santa Monica, C. A.: RAND Corporation,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4280.html.
- ㉘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pp. 21 ~ 22.

⑧冷战结束后,针对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和为应对不断上升的地区危机,美国把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反恐和应对突发事件作为军事战略的目标,并据此调整全球的军力部署。美国国防部1993年发表的《自下而上评估》和之后出台的几个四年防务评估都把维持能同时与地区性对手打两场战争的兵力规模作为防务态势的基础。

⑨张业亮:《拜登政府对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趋向》,第49页。

⑩Andrew Feickert and Kathleen J. McNnis, "Defender Europe 20 Military Exercise, Historic Exercises, and US.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Focus IF11407, January 14, 2020.

⑪Andrew Feickert and Kathleen J. McNnis, "Defender Europe 20 Military Exercise, Historic Exercises, and US.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⑫Andrew Feickert and Kathleen J. McNnis, "Defender Europe 20 Military Exercise, Historic Exercises, and US.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⑬Kathleen McNnis and Brendan McGarry,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mmand: Overview and Key Issues," CRS Report, August 4, 2020.

⑭拜登政府2021财年和2022财年防务预算用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费用分别为10.47亿美元和10.24亿美元。

⑮Hibbah Kaileh,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A Budgetary Overview,"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Focus 10946, July 1, 2021.

⑯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 Region,"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⑰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August 13, 2018, Public Law 115-232, Section 1254,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232/PLAW=115publ232.pdf>.

⑱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⑲Senator Jim Inhofe and Senator Jack Reed, "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n the Indo-Pacific," War on the Rocks, Ma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5/the-pacific-deterrence-initiative-peace-through-strength-in-the-indo-pacific/>.

⑳Paul McLeary, "Indo-Pacific Command Delivers \$27 Billion Plan to Congress," Breaking Defense, March 1, 2021, available at: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1/03/indo-pacific-commander-delivers-27-billion-plan-to-congress>; Admiral Philip S. Davidson, "Commander of U. S. Indo-Pacific Command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 S. Senate, March 9,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Davidson_03-09=21.pdf.

㉑Scott A. Cuomo,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nd U. S. Withdrawal from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INF)Treat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2, No. 1(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tnsr.org/2018/11/its-time-to-make-a-new-deal-solving-the-inf-treatys-strategic-liabilities-to-achieve-u-s-security-goals-in-asia/>.

㉒See the Marine Corp's Evolving Concept for Expeditionary Advance Base Operations. Megan Eckstein, "Marines Want to Field a 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 'As Fast As Possible,'" USNI News, February 1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ews.usni.org/2019/02/19/marines-want-field-long-range-anti-ship-missile-fast-possible>.

㉓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 Region,"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㉔"Lockheed Martin Studying Integration of LRASM Anti-Ship Missile on USV Platforms," SNA 2018 Show Daily News, January 22,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news/naval-exhibitions/2018/sna-2018/5877-lockheedmartin-studying-in-tegration-of-lrasm-anti-ship-missile-on-usv-platforms.html>.

㉕Paul McLeary, "Indo-Pacific Command Delivers \$27 Billion Plan to Congress," Breaking Defense, March 1, 2021, available at: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1/03/indo-pacific-commander-delivers-27-billion-plan-to-congress>.

㉖Walter L. Petty et al., eds. "Operational Iraqi Freedom: Decisive War, Elusive Peace," RAND Corporation, available at: 201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reports/RR1214.html>.

- ⑪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Bottom Up Review: Forces for a New Era, 1993.
- ⑫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available at: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 ⑬Christopher M. Dougherty, "Why America Needs a New Way of War,"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9.
- ⑭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 ⑮Elbridge Colby, "How to Win America's Next War,"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how-to-win-americas-next-war>.
- ⑯U. 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Pamphlet 525-3-1, "The U. 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 December 6, 2018.
- ⑰Stacie Pettyjohn and Becca Wasser, "Making Sense of Cents: Parsing 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FY 2022 Budget Reques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6,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skinny>.
- ⑱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 Region,"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 ⑲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 ⑳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
- ㉑Colin Packham, "Australia to Sharply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with Focus on Indo-Pacific," Reuters, June 30,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stralia-defense/australia-to-sharply-increase-defense-spending-with-focus-on-indo-pacific-idUSKBN242466>.
- ㉒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Defense Strategic Update and 2020 Force Structure Plan," July 1,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au/strategy-policy/strategic-update-2020>.
- ㉓Lindsay W. Ford and Ashley Townshend, "In Annual Meeting, a New Direction for U. S.-Australia Alliance," Order from Cha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04/in-annual-meeting-a-new-direction-for-us-australia-alliance/>.
- ㉔Sanjeev Miglani, "India, Australia Seal Deal to Use Each Other's Military Bases," Reuters, June 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australia-agreement/india-australia-seal-deal-to-use-eachothers-military-bases-idUSKBN23B118>.
- ㉕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 Region," June 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 ㉖Armed Forces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and Intelligence & National Security Alliance, "2019 Summit: Military Service Intelligence Priorities Panel," September 1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8dt2gI9A>.
- ㉗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ation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January 3,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dia.mil/Military-Power-Publication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Russian Military Power: Building a Military to Support Great Power Aspirations,"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dia.mil/Military-Power-Publications>.